



父亲的军人梦

◎刘天文

父亲出生于1951年,对于那个时代出生的人来说,大都有过军人梦。我的姑父是一名军人,参加过上甘岭战役,他经常给我父亲讲打仗的故事。父亲每每听得心潮澎湃,恨不得立刻持枪上战场杀敌,参军的信念也越发坚定。

父亲酷爱读书,白天上学或者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晚上才有时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。由于光线暗,读书姿势又不正确,等父亲到参军的年龄时,眼睛近视了。到了征兵时间,父亲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报了名,却因为近视没有通过体检,这成了父亲一辈子的遗憾。

虽然没能参成军,但是父亲一直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父亲唱军歌,走正步,按照姑父的指点制定了训练计划,还自制了一支木头步枪。

有一天,村里一户人家傍晚从田间回来,发现家里进了小偷。男主人大声呼喊,邻居听到后,都从家跑出来。小偷受到惊吓,仓皇失措,慌不择路,跑进村旁一块玉米地。村民越聚越多,团团围住玉米地,可玉米长得一人多高,谁也不敢进去,生怕小偷狗急

跳墙伤人。这时候父亲来了。他毫不犹豫钻进了玉米地,没过多久,便押着一脸沮丧的小偷走出来了。父亲平日坚持不懈的军事化训练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。他的勇敢,博得了乡亲们的掌声。

1995年夏天,经常大雨倾盆。父亲为此忧心忡忡,担心内涝发洪水。一天夜里,又是暴雨如注,父亲彻底坐不住了,穿了一件雨衣,拿了手电筒,守在村西河边监视水情。后半

夜河水猛涨,倒灌进村里,父亲冒雨挨家挨户把人喊醒,帮助村民转移。虽然水位最高时淹没了窗户,但是因为父亲的及时通知,村里没有出现人员伤亡。由于父亲不在家,我家转移时比较慌乱,鸡笼没有打开,一窝鸡被生生淹死。后来我调侃父亲:“爸,人家部队抗洪,出动几百上千人;你可好,一个人就把抗洪了,应该让部队给你发一个奖章。”父亲只是淡然一笑。

前年父亲生日,一家人聚在一起庆祝,我和妹妹感动于父母这么多年来相濡以沫。父亲难得幽默一回,“你妈是共产党员,我是‘军人’,军人永远忠于党嘛。”话音刚落,屋子里响起了幸福欢快的笑声。

『解放军』的脊梁

◎寇俊杰

记得我九岁那年暑假,天像破了一样,连着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,平地都是脚脖深的水。更为不巧的是,上游水库也满了,怕库坝崩潰造成更大灾害,要开闸放水。为了以防万一,县城的部队派出了全部解放军,和村里青壮年人一起日夜看护河堤。

一天深夜,我正在熟睡,忽然被门外的吵闹声惊醒:“河堤有危险,大家赶快撤离,千万不要在村里呆了!”母亲顿时慌了,赶紧叫我起床,又匆匆忙忙收拾衣物。正在这时,有人敲门,母亲开门一看,是一个解放军战士。他满脸稚气,浓眉大眼,表情沉着。他一进门就说:“大娘,指导员让我们来帮助老乡撤离,赶紧走吧!”说着就过来背我。母亲说:“再等会儿,让我把家里的粮食放好,再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粮票。”他却说:“时间来不及了,什么也别拿,人命要紧啊!”说完背着我就往门外走,母亲只好拿了一把伞跟了出来。

大门外,雨还在下着,一点儿也没有收敛的意思。路上人很多,孩子哭大人叫的,喧闹而不乱,村里人都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蹚着水往前走。积水已到了膝盖,到处都是漆黑一片,只有閃

烁的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。背着我的解放军战士一步三滑,有时几乎要摔倒。我吓得大哭起来。母亲扶他,他却说:“大娘,路不好走,你别管我,没事,不会摔着你孩子的!”母亲把伞往他头上移,他执拗地说:“大娘,我的衣服反正已经湿了,你还是挡着你和孩子吧!别让孩子感冒了!”母亲问:“我们这是去哪儿去呀?”解放军战士说:“村北不是有个小山坡吗?指导员都安排好了,先把老百姓送到那里,然后部队派车接你们到军营。”

这时,母亲拍着我的背说:“孩子,别哭,有解放军背着,怕啥?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就渐渐不哭了。在解放军战士的背上,我觉得像在摇篮里一样,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等我醒来,太阳竟然出来了。我看看四周,发现窗外飘扬着鲜艳的军旗。我问母亲这是哪里。母亲告诉我:“这是部队的大礼堂。孩子,你知道昨天晚上那个解放军战士背着你走了多长时间吗?整整四个小时啊!我一问,他才比你大六岁,要是在家里,还是个孩子呢。”

三十多年过去,我总也忘不了那位解放军战士宽厚而又温暖的脊梁……

『豆腐块』中的信仰

◎吴昆

离开军营多年,最让我不能忘怀的,便是当兵时叠的“豆腐块”被子,小小的“豆腐块”看似不起眼,却饱含着军人的信仰。

初入军营,班长给我们讲日常的纪律规范,讲军队的优良传统,最后便是教我们如何叠“豆腐块”被子。只见班长先将被子的一端压平压实,用手丈量了一边的尺寸,用手抓出一个小槽,将被子的一端翻上整理;随后又将被子的另一端压实、抓槽,翻上整理好;再将被子的中间压实,继续抓出小槽,将两边翻上,然后整理,全程只用了不到三分钟,一床规范

的“豆腐块”被子就叠好了。一股军队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,从那时起,我便相信“豆腐块”被子中有军人的信仰。此后的几天,叠“豆腐块”被子便成了大家日常的“修行”,但我却进行得并不顺利,叠出的被子总是不合格,为此也经常被班长骂。后来一有空闲的时间我便练习叠被子,终于叠出了一床规范的“豆腐块”被子。

每天起床后都要拿出三分钟来叠一床“豆腐块”被子,偶尔叠一次肯定没

问题,但是天天叠需要的就不仅是耐心了,更是一种信仰——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、规范严谨的信仰,这正是“豆腐块”中的信仰,也是军人的信仰。

后来我退役了,什么都没从军营带走,但那“豆腐块”中的信仰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。每天起床后,看到不整齐的被子,我的心头就涌起一股冲动,便开始叠起“豆腐块”

被子。看着叠好的“豆腐块”被子,我便想起了那段挥洒青春热血的军旅生活。

再后来我有了儿子,我也教会了他叠“豆腐块”被子,这被子里的信仰也渐渐在儿子心中扎根,鼓励他勇敢向前进,在人生的旅途中无愧于心。

儿子即将进入部队,我给孩子收拾行李,他对我说道:“爸,别忘了怎么叠被子,等我服役回来,咱爷俩来个叠被子比赛。”这就是两个男人间信仰的约定。

“豆腐块”被子作为军营生活的象征,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,激励我在困境中坚韧不拔,在失望中重振信心,在生活中严于律己。

部队里的野营时光

◎王南海

军旅岁月,燃烧着青春热血,每每忆起,心中都会激起无限波澜……

那时的我们,还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,个个身材笔挺,英姿飒爽。时常,部队会组织我们进行野外拉练,徒步上百公里,紧急集合,风餐露宿,都是常态。我们不以为苦,反而乐在其中。

有一夜,我们在汉江谷城港的松林里野营。月影轻盈地投向江面,蜿蜒的支流在夜风中漾起一圈圈银色的光晕,你追我赶地向前涌去。我们从黛青色的大山深处走来,跨过铁路桥,行进在江边沉睡的港湾,匆匆的脚步与阵阵的虫鸣,组成一支美妙的宿营曲。

错落有致的野战帐篷连绵起伏,战友们围在一盆香甜可口的饭菜旁,填补着饥饿的肚肠。尔后,我们三三两两来到江边,捧起清清的江水,洗濯尘埃和疲惫,洗涤嘴边不知何时冒出一缕软软的胡须。欢歌笑语,无意间熨平了江面微微皱起的圆圆月痕,江中的导航船也渐渐溶入雾霭低挂的夜色之中。

涛声依旧,夜风携清凉而来。帐篷里的战友们军号响过后,酣然入梦,几颗不眠的星星,在港湾上空眨着好奇的眼睛,欣赏着这独特的风景。怎么梦中还会发出笑声呢?是梦见了故乡的白杨树?还是梦见了父亲正在吆喝的那群撒欢的牛羊?

暮色的夜依然好凉啊,薄薄的军被已无法抵御阵阵袭来的寒意。月上中天,我穿衣从帐篷里钻出来,接过哨兵手中的钢枪,一次次抚摸着冰冷的枪刺,蓦然感受到了它的温度,掂量出它那不一样的份量。

夜晚很静,静得几乎听不到一丁点

声音。连月光挪移的脚步,甚至波浪轻轻地声音,似乎都可以听得见。我也慢慢地进入梦乡。突然,耳边响起紧急集合声。我急忙睁开双眼,却见黑暗之中,我身旁的兄弟,睡得正酣,嘴里却发出极响亮的军号声。其他的战友也被惊醒了,发现根本不是什么紧急集合,又气又好笑。直接把“吹军号”的兄弟揪起来。迷迷糊糊中,他还问我们:“要紧急集合吗?”大家不禁

都笑了。多少年过去了,关于“紧急集合”的故事,一直是我们的笑谈。

有一次,我们要赶往某地,走了一天,人困马乏。及至深夜,部队宣布休息十分钟。很多人直接坐在林子里。我也直接坐在地上,尽管只有十分钟,却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等到再次出发时,才发觉自己的裤子上似乎沾了什么东西,再一闻,臭烘烘的,原来,我躺在牛粪上睡着了。这一“光荣事迹”也成了战友嘴中的笑谈。

野营时,我们还会担任警备工作。当战友们睡着了,我举着枪,静静地守候着深夜,守候着平安,盼望着黎明。万籁俱寂时,月光就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。它静静地陪伴着我。那时,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浓浓的自豪感,因为我能在大地沉睡之时,守卫着普照神州的月亮,守卫着霞光万丈的清晨,从大山的背后慢慢地醒来……

野营之夜,就是这样在记忆里褪去了艰辛与汗水,而渲染上了温暖、欢快的色调,久久弥漫芳香……

八一抒怀

◎陈海金

南昌城的枪声
点燃希望的曙光
从此,八月被浩荡的清风
翻阅成红色的记忆

云石山的军旗
掀起长征的序幕
从此,八月被仰望的目光
凝视成崇高的军魂

跋山涉水,披荆斩棘,枕戈待旦
军号,一次次吹响前进的号角
战士,一次次在战火中冲锋陷阵
一簇簇嫩绿视,铸就不倒的长城

八一,是一腔报国的热血
染红湘江,染红赤水,染红泸定桥
染红胜利的旗帜
染出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

八一,是一种永不磨灭的精神
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
革命之烈火,威武之雄师
一路走来,一路壮大

八一,是祖国挺直的脊梁
戍守边防的身影
在刺刀与冷月的对峙中
用热血与忠诚,写春秋
用使命与正义,树丰碑

当兵的兄弟

◎吴辰

我那当兵的兄弟
身高不足一米七
那一年,他去兵营
出了村口
弱小的身体
很快消失在苍茫大地
远在边疆守卫多年
他时常说,渴了
就捧起一堆雪
我问他这雪口感如何
他在电话那头笑着说
有一丝丝甜
上次他回家探亲
酒过半巡,我说兄弟
你肯定吃了不少苦
他说不苦,穿上军装
就忘了一切
我抬起头,看了又看
他目光坚毅的模样
好像一座大山

